

1. mi-sín(ミシン)俗『麻吉』老爺

陳士彰

看我這台『má-tsih』的老爺車，水啲甲差不多矣，
『ián-jín』的溫度嘛加降真濟，無閣再趕緊出發袂使得，
到高雄猶有一半路咧。

我規个頭殼底攞咧想講阿娘這陣倒佇加護病房，毋知有
要緊無？想著遮，就閣想著五年前，阿娘對一樓跋落地下室。
彼擺佇加護病房蹓三禮拜久，對頭殼頂到兩肢跤骨，插甲全
全管(kóng)。阮兄弟姊妹，逐擺若入去加護病房，就是目箍
紅紅出來。這擺毋知會像頂擺按呢袂？

車那開，對面車燈射過來一條一條的光線，感覺親像射
對頭殼底，變成一條一條的醫療管，閣若像一條一條的線，
穿過阿娘彼台『mi-sín』的針鼻全款。

會記得讀小學四、五年的時陣，阿娘就有淡薄仔老人目
矣。逐擺若車衫仔，攞會叫我的二兄，代先將線穿過針鼻。
因為二兄毋但聽話，也是阮所有的囡仔陣，上勢變工藝
(pinn-kang-gē)的，所以阿娘較信任伊。

有時陣我嘛會要求阿娘，予我穿一擺線看覓咧，總是攞
予阿娘拒絕：「生雞卵無，放雞屎有，小等咧針予你毀(hu
i)歹去，我就加食力矣！」

有一日下晡，阿娘閣叫二兄共伊穿針，了後就去灶趺煮
飯。我趁著機會，就一直共二兄姑情(tsiânn)：「二兄！拜
託咧啦！予我穿一擺看覓咧好無？」

「若去予阿娘知影，咱兩個攞會去予伊修理甲金爍爍！」
講起來，二兄佇阮兄妹內底，算伊較無膽。

2. 予我上數念的彼个人

許沛琳

昨昏暝我又閣夢著你矣……

佇咧夢中的你，猶原是真莊嚴，恰你在生的時陣全款，一點仔都無變……自從你過身了後，這是我第二擺夢著你……

我永遠都會記得頭一擺夢著你，是你過身無佸久，去嘉義共你送上山頭了後，我的心情就親像是拄著大風的海湧，無法度平靜。彼暝，我真數念你，倒佇眠床頂，反來反去，睏袂落眠。頭殼內，干焦想講你到天頂了後，敢會共我放袂記？後擺我若是想你、我若是有話想欲共你講，按呢我欲按怎？我一个人覘佇棉積被內底，那看你的相片人那吼，吼甲睏去。講起來，嘛是真聖，彼暝，我就夢著你矣。

佇咧夢中，是下課時間你坐教室頭前同學攏咧做家己的代誌，予你罵慣勢的我，目睷根本都毋敢相對你彼引去。啥人知影，你雄雄共我叫去，講：「是按怎交男朋友無共老師講？」我聽了煞驚一趔，就睏袂去。精神過來，才知影原來這是一場夢，嘛因為看著你真安心，所以我真緊就閣睏去矣。

最近，我為著學業的代誌咧操煩，毋知影到底欲去考研究所抑是欲去實習做老師？我就想著佇我高中的時陣，你三不五時攏會講，畢業了後的學姊定定攏嘛會轉來揣你講心事，無論是學業抑是愛情。彼時陣，阮攏毋相信，心內想講：「老師遮爾歹，到底有[啥人]會閣轉來揣你討論？家己褒較袂臭臊啦。」

3. 行出紗窗的少年烏貓兄

王蒼雯

十八歲的熱天，我轉去彼个有柚仔芳的所在，透天厝覘佇柴仔店彼條巷仔內，講袂輾轉的柚仔話。我裂破番仔契，過我的都市庄跤生活。

一个人蹣佇誠闊的透天厝，我倒佇客廳冰冰的『thài-lù』頂面。半暝，想起細漢就離開的柚仔城，已經十年無閣轉來。都市人的腹肚敢會堪得枵甲天光？我穿對高雄紮來的淺拖，順柴仔店口的巷仔一直行，才看著若像熟似的街仔頂青青紅紅的『看板¹』，鬧熱的情形予我發現都市的生活，佇我無佇咧的時陣，已經改變柚仔城。

我焠來的「緣投的」坐佇二樓窗仔口咧看門口遐的阿婆開講。毋是「緣投的」耳仔好、目調金，是柴仔巷內底貓味

傷重，予這隻烏貓一下入柴仔巷，就數想欲出去熟似新的貓仔伴。

「緣投的」佇我的紗窗挖一个空，逐工自由出入二樓的窗仔，干焦腹肚枵才欲轉來食暗。透早出去，到半暝才轉來。中秋彼工的暗暝暝袂去，看「緣投的」佇鐵棟²頂行來行去，按怎叫都叫袂轉來。轉來柚仔城的孤單閣加一項：予貓仔放揀。

隔轉工聽著「緣投的」的叫聲，嚟！嚟！我從去二樓，拍開向西的鋁窗。敢是「緣投的」迨迨了忝，轉來咧討食？

4. 放學了後

游蒼林

哇，上尾一節課總算下課矣，欲紮轉去的物件趕緊收收咧。作業簿仔、聯絡簿仔，一定愛會記得紮，轉到厝才袂予人罵甲臭頭。便當盒仔嘛愛提轉來去洗，啊若無，明仔載就愛洗臭酸的便當盒仔，嘛會予老師罵。

阮兜離學校無佻遠，用行的十分鐘就到矣，毋過，我毋免行遐緊，沓沓仔行就會用哩，因為，今仔日早起欲出門的時陣，阮阿母有共我交代，放學愛較緊轉來鬥拈葉仔。我才無想欲遐早就行到厝咧。著啦，先趲入來去店仔買一寡四秀仔才閣講，啊若無，等咧，我一定會枵甲必必掣。

「阿母仔，我轉來矣。I'm home!」猶未踏入戶樞我就大聲叫阮阿母。我定定落一寡英語予阿母聽。阿母雖然有時

陣敢若虎豹母咧，啊毋過，我嘛是真愛伊。莫怪阿姊笑我有淡薄仔『戀母情結』，毋過阿母嘛講：「恁姊仔細漢的時嘛是一工到暗共阿母綴牢牢，真正是龜笑鰲無尾，鰲笑龜頭短短。哈哈！」

「冊包園咧就緊來拈葉仔 hānn？」阮阿母又閣咧催矣。「好啦好啦，連鞭就來啦！」阮兜是種田的，阿爸講佈田無利純，只好改種荖葉仔。種荖葉仔是足厚工的，大人去種葉仔，挽葉仔，阮囡仔人若有閒，就愛鬥疊葉仔。拈葉仔就是共對園裡挽轉來的倒佇大水桶內底用水洗洗咧，才閣一葉一葉拈做伙，疊予好勢，上煞尾才一沿一沿園佇籠仔底裝予好勢，才交予販仔賣出去。

5. 阿義楚夜市

王秀容

阿義和個阿姊去楚夜市。個姊仔想欲買一寡查某囡仔物，歹勢予伊綴，叫伊家己先去揣食的，才約所在相等。

阿義誠愛食意麵，嘛愛食花枝。伊看著一个麵擔仔，看板頂懸寫「花枝意麵」。伊想講「欸……讚喔！這兩項讚，閣毋捌食過濫做伙的，來食看覓咧」。伊就行倚去，共頭家娘講：

「花枝意麵來一碗。」

頭家娘請伊入去坐，笑笑仔講「隨來喔！」一下仔就捧一碗麵過來矣。阿義誠歡喜，一喙食過一喙，食甲咂咂叫，毋過食規晷，食無半塊花枝，伊佇碗裡遮拈遐拈，拈來拈去，嘛是拈無。心內起懷疑，「花枝咧？敢講頭家娘袂記得囡？敢會是頭家娘共我唬？」伊愈想愈氣，就捧彼碗麵去共頭家

娘問：「頭家娘，哪會花枝意麵無食著半塊仔花枝？你無老實啦！」頭家娘笑笑應講：「歹勢啦！花枝是我的名啦！」

一聽頭家娘按呢講，伊感覺歹勢，只好鼻仔摸咧，緊共賭的意麵食食咧，錢納納咧就緊走矣。

伊行啊行，來到一間豆花擔。伊想講拄才仔燒麵才食煞，這馬來一碗冰的豆花來降溫一下。伊共賣豆花的小姐講，「我欲一碗冰的」。可能去聽重耽去，捧來的是一碗燒的。

伊一看著衝煙的豆花，心內想講「哪會遮衰，連豆花都出問題。」伊想講敢會『豆花妹』聽無台語，就假勢濫咧講，「小姐，你捧毋著去矣，『服務』誠標！我欲『冰的』。」小姐一聽著伊講欲反桌，隨叫個阿母出來趕人客。